

现代出版社
香港勤诚图书公司

爱恋的沉浮

——看林立果的魔掌怎样伸向他俩

● 张 鸣·吴 彬

爱恋的沉浮

——看林立果的魔掌怎样伸向他俩

◆ 张 鸣 ◆ 吴 彬 ◆



爱 恋 的 沉 浮

张鸣 吴彬 著

*

现 代 出 版 社 出 版
香 港 勤 诚 图 书 公 司

新 华 社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

七 二 二 八 工 厂 印 刷

*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6.875印张 137千字

1988年9月第1版 1988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00,000

ISBN—80028—037—3/1·005 定价：2.20元

〔序〕

这是一本很有教育意义的书，我向读者、特别是广大青年读者推荐。因为这本书所叙述的内容，具有政治性、文学性和一定的艺术性。

1980年11月，我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第二审判庭庭长，出庭审判林彪反革命集团一案。23日下午，特别法庭第二审判庭审判了这个反革命集团的主犯吴法宪。身居要职的吴法宪及其他主犯被押上历史的审判台，这是建国以来一桩重大的政治事件。吴法宪为林彪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献忠效力，充当马前卒。本书所写的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故事，它以一对青年男女浮沉为主线，披露了林立果导演的一

场“阴谋与爱情”丑剧的内幕。吴法宪给林立果搞阴谋诡计提供了合法的地位，使这个号称“帅才”、“天才”、“超天才”的“小衙内”为非作歹。林彪的人生哲学就是一个“权”字。从很多材料证实，为了争权，林彪一家一向勾心斗角，互相捣鬼。林彪喜欢其女，叶群喜欢其子。当时，林彪是法定接班人，林立果不甘心大权旁落于姐姐手上，他伙同周宇驰四处活动为毛家湾选驸马，以便控制大权。在那个年月，为了讨好林彪干这种事大有人在，而且还成立了“选美组”，却都没有象林立果那样卖劲。书上的主人公就是林立果亲自看中的意中驸马。弟指姐嫁，姐被弟蒙，内中情节比封建时代的乔太守乱点鸳鸯谱还要荒唐可笑。

本书表现技巧是采取档案体形式写的，在手法上有所突破。通过男女主人公交叉回忆和另一个主角的补充，交待故事的始末。字里行间，人物直抒胸臆，展示人物不同性格，使读者能够洞察人物内心世界的变化，

又能与作品人物感情融为一体。书中以第一人称自述，言来涓涓细流，耐人寻味。全书刻画了不同人物的命运、品德；表现了善与恶、美与丑、正义与非正义的矛盾冲突。

为了使封建庸俗的丑剧不再在中国重演，人们必须从思想上清除腐旧的尘埃，让有理想的人讲理想，让受过挫折的人痛心疾首，让那些灵魂肮脏的人受到净化。我想这本书作者的目的是就在于此，这也是我为此书作序的愿望。

任修叔

1986年11月20日

于北京

〔卷首〕

· 尹 宏 ·

时间无情地消逝，转眼间十六年过去了。

当年，我参与了林彪篡权判国一案的调查。这次经历，影响到了我的整个人生。十六年来，我反复思考着这个震惊中外的重大事件，每每都有新的收获。今天，我把当年的调查过程原原本本地告诉朋友们，和读者一起思索，相信会有更多的启示。

1970年5月1日晚上，林彪作为毛主席的“亲密战友”，登上了天安门城楼。当他举着小红书，跟在毛主席身后，看着人群向毛主席欢呼的时候，那种不得不居于“一人之下”的地位强烈地刺痛了他那颗发狂的政治野心。他从天安门城楼下来，回到住处，满腔愤怒地转到自己的房间里去了。叶群火上浇油地对他说：“你注意没有，别看毛泽东年纪比你大，身体还好得很呢！”林彪皱起了浓眉。

“一〇一，老虎说的对，谁知道将来怎么接班，我们得多准备几手。老虎那一班人是经过考验的。”叶群毫不掩饰地说。

林彪不耐烦地挥了挥手。决心他早下了，但他讨厌感情

冲动，这是多年戎马生涯的习惯。

叶群的话提醒了他，他给吴法宪拨了个电话。

吴法宪是他精心培植的臂膀。60年代，林彪主持军委工作，吴是空军政委。1965年5月7日，空军司令刘亚楼逝世。第二天下午，林彪就通知吴法宪，有事要找他谈话。

吴法宪匆匆来到林彪住处。他让吴坐下，慢吞吞地说：“刘亚楼死了。现在要紧的是，空军司令这个空缺得赶紧补上，这可是块肥肉，谁都想抢。”吴法宪紧张得透不过气来，语无伦次地说：“是的，是块肥肉，……谁敢抢，谁敢抢……是的……”。

林彪露出一丝微笑，“我早考虑好了，空军司令，这个职务，让你当。”

吴法宪脸上的肉团禁不住抖动起来，脱口道：“感谢林副主席信任。林副主席指示，我坚决照办！”

从此吴法宪成了林彪的心腹，林彪通过他在空军网罗亲信，培植了自己的势力。“文革”中林彪硬将林立果塞进空军。林立果又拉拢了一批人，形成一个林彪直控的特殊圈子。

1970年5月2日傍晚，北京西城毛家湾林家大院门口，开来一辆军用大轿车。卫兵们仔细地核对了车号，启开了沉重的铁门。轿车上穿着空军服装的男人和女人鱼贯而入，脸上露出朝圣般的表情。

林立果“亲自”站在门外迎接，和来人一一握手。叶群则在房间里等候。所有人都进来后，她说：“这一阵林立果

在外边出差，好久没和大家见面了，很想念大家。今天请大家来一块过节，和大家见见面。”林立果就在空司上班，为什么用这种方式和大家见面？来客立即领会了叶群弦外之音：林立果要露头了。

叶群带大伙去见林彪。林彪热情地和大家握手。然后，他在沙发上坐了下来，一边是周宇驰，一边是王飞。林彪对周说：“听说你教会老虎开汽车？”周宇驰确实教过林立果开汽车，但周宇驰当然懂得林的含义，答道：“不是我教林立果同志开汽车，是立果同志教我开汽车。”林彪听了非常满意，又进一步问道：“是你领导老虎，还是老虎领导你？”周宇驰和林立果的正式职务都是空司办公室副主任，有什么谁领导谁的问题呢？周宇驰却立即回答：“当然是立果同志领导我们喽！”

林彪和众人一起看完电影，便先退场了，场内响起一阵“永远忠于”、“永远健康”之类的口号。

6月30日，林立果、周宇驰和南京的江腾蛟（原南京空军政委）、王维国（空四军政委）一起逛游八达岭。林立果亲自驾驶林彪的防弹“红旗”轿车，疾驰在蜿蜒的山路上。周宇驰得意地说：“战友（林立果）开的车，不但技术上是保险的，政治上也是绝对保险的，我们坐的是一列永远翻不了的政治列车。”江腾蛟劝林立果有空到飞行师里去活动活动，好扩大影响。周宇驰说：“我可以公开地讲，我现在的任务就是物色干部，为将来配备班子做准备。”

到长城后，年过半百的江、王二人，奴才似的一边一个

架着只有二十多岁的林立果，一步一步地向烽火台爬。年轻力壮的林立果昂首阔步，一副“头子”派头。从长城下来途中，江腾蛟说：“我们这也可以说是‘车上四结义’！”

5月3日晚上，周宇驰把受到林彪接见的那些人召集起来，开了一个“表忠会”。会上，周宇驰说：“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，我考虑很久，就是一个单位，一个集体，总要有个头。在我们这个战斗集体中，应该以立果同志为头，为核心。这是客观的需要，斗争的需要。”王飞（空军参谋长）、于新野（空司办公室副处长）、鲁珉（空军作战部长）等纷纷赞同、效忠。从此以后，空军中这一批以林立果为核心的忠于林家王朝的人，从一个不那么严密的小圈子形成一支组织严密的反革命序列。林立果看了日本电影《山本五十六》之后，便把这个组织称为“联合舰队”，自称“旗舰”，代号“康曼德”（英语司令官谐音）。舰队其他成员也都有明确分工。除周宇驰协助林立果“抓总”以外，有的当“阿庆嫂”，负责日常事务；有的外出“搞调查研究”，搜集情报；有的搞联络；有的负责采买活动器材，还有人专门管林立果的生活，警卫。“舰队”成员明确规定“过双重组织生活”，除按公开身份活动外，还过“舰队”的秘密组织生活。从此，这支反革命别动队开始了谋害毛主席的阴谋活动。

在这个悲剧阴谋中，有一对年轻人不幸饰演了小小的悲剧角色。

〔卷一〕

· 筱银杖 ·

我是在事件发生后的第三天被拘留审查的。

三天前的一个上午，我接到空军总机一号台的一个紧急电话，是空军党办副主任周宇驰打来的，内容斩钉截铁：林副部长叫我转告你俩，在最近几天不要乱跑，有事好随叫随到。

接电话后，我那儿也没敢去，在家待命。果然两天之后，也就是9月12日下午一点左右，周宇驰又来电话，叫我和小金在我们机关大院招待所门前等着。一会儿有一部乳白色的伏尔加来接。

我向领导撒谎请了个假，说要到中国美术馆参观“红太阳”影展。请假是做给我顶头上司看的，打个招呼管他同意不同意就溜了。我当时被人称为“非洲自由战士”。东风吹，战鼓擂，现在这年头，到底谁管谁？我领着小金三步并作两步来到了招待所门前。

乳白色的伏尔加已在那里等候了。二十分钟后，我们被送到西郊机场。这天下午，我和小金是在西郊机场度过的。和我们在一起的还有两个长得如花似玉的年轻女军人。她们

的美貌和我们小金一样，引起了众人的注目。他们私下议论：

“嗨！这几个仙女，玉皇大帝什么时候叫她们下凡来的？”

我陪着小金散步，刚走到候机室门口，房内的电铃响了。我拿起听筒，电话又是空军总机一号台转来的，叫我们不要乱走，等下有一架飞机从这里飞到首长那里。我知道，这段时间，首长正在北戴河96号别墅。

候机室里，标语挂满墙，语录一片红。一进门就充满了革命的气氛。但是，与众不同的是，这里摆着檀香木沙发、茶几、铺着高级藏毯。两架玻璃柜里陈列着五光十色的贝雕。有造型奇特的盆景，形似青龙缠树，还有貌若虎石豹岩的假山，还陈列着品种繁多的花卉，有金黄色的长须菊，粉红的月季，碧绿如油的水竹。候机室顶头是水银吊灯，正面有一尊在首长家才能看到的毛主席塑像。这尊塑像是用有机玻璃罩罩着，背景是红太阳从大海冉冉升起。这里的一切是“四旧”与“革命”的混合，这里普通人是无法进来的。我和小金找了个挨窗户的位置坐下。

尽管室内是这样的雅静、舒适，但我发现小金那张白嫩而红润的脸，已找不到三年前我跟她初恋时那种迷人的笑容。她原是一个文工团员，我是个摄影记者。今天却成了林副统帅之子的朋友，这是我们一生中最大荣幸和造化。为了让她高兴起来，我找了几本以“大海”、“峻岭”做封面的画报递给她。她顺手拿去漫不经心地翻起来。

那两个年轻女军人，一个在观赏盆景，纤纤细手，轻轻地弹拂着落在花枝上的微尘；一个在反光玻璃窗前，悄悄地

欣赏着老天爷恩赐于她的那副芙蓉出水之貌。她们各自不说话。可以看出，这两位美人彼此都很陌生，而且对这种高级场所感到新奇。但她俩有一个共同点：内心却暗暗把自己列为受到特殊宠爱的行列。她俩是从哪里来的？她们是“林办”的什么角色？我不便多管闲事。这时，我看到林立果腰里别着手枪，在飞行员大楼跑上跑下。他浑身有棱有角，是个标准军人的形象。我已养成了一个习惯，同林副部长接触，只要不是他开口问的，我不敢多嘴。同别人可以嬉皮笑脸，嘻嘻哈哈，可在这位天龙骄子面前，我的嘴站上了岗。一不慎，若惹出了是非，一不忠，二不诚，担当不起。

我这个人有个怪脾气，爱跑跑颠颠，坐不稳屁股，陪了小金一会儿，就站起来，咚咚地跑到机场外面看风景。我拿出H院机关首长亲自划圈，从国外进口的德国禄莱照相机，“咔嚓”，“咔嚓”几声，抢了几张“机场余晖”。

我的兴趣跟往常一样浓厚，对一切都感到顺心、愉快。

夕阳把西山红叶映得象一片碎金。跑道上有一架三叉戟发出狂啸般的轰鸣，由北向南滑行。不一会儿，升上了天空。飞机走了，却没有我们的份。我感到有点失望。当我回到候机室，小金却趴在沙发上睡着了。那两个女军人也不见了。

我把小金拽醒，从候机室出来，机场净得象空旷的田野，见不到一个首长，见不到一个机组人员，连看守的哨兵也好象下岗了。我们来到这里已经五个钟头，没有人前来过问。虽然刚来时也看见了林立果进进出出，但我不敢上前去

问问。刚才那架飞机是不是到首长那里了，我也不知道。咳！急急忙忙把我们接到这里，现在把我们撂下，干嘛呀？！是情况有了变化，是先飞到其他地方回头再来接我们？

我想到这里，跑去打电话，但到了电话跟前一转想：还是谨慎小心为好，搞的不好就会捅漏子。于是，我把伸出去的手又缩了回来。

小金在生闷气：

“几点了！”

“怎么还不起飞呀？”从她的话语中，我知道她没有觉察到刚才发生的一切。我安慰她说：“别着急，别着急，首长叫我们来一定有事。我估计，今晚首长可能有重要活动。你想想，这种事，近几年不是常遇到的吗？……”

我们说话间，机场一个工作人员来了，他说：“你们是到首长那里去的吧，没有飞机了，改日再去吧。”他说着向停车的地方指了指：“那里有回城的便车，你们先回去。”我和小金便钻了进去。

车子由北往东南驶。我从车内往外看，这里的工厂照样在冒烟，四季青公社的菜农们打的机井哗哗地在抽水，投林的麻雀唧唧喳喳。马路上的自行车还是象流水一样，行人还是有说有笑。这一切并没有什么异样，然而我的心却象拴了个秤砣那样沉重！弄不清，他们为什么匆匆把我们拉去，又把我们扔在那里？

我想事情不会这么简单，也许倒是发生了什么意外。我们回到机关大院的第四天，即9月16日，领导分别找我和小

金谈话，要我老实交待与林立果的关系。接着，把我关进西
| 郊一个院子，进行隔离审查。

〔补充〕

· 尹 宏 ·

筱银杖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前一年出生的，东北人。原是机关宣传部门的摄影记者。

“九一三事件”后，根据组织上掌握的材料，发现他与林立果、周宇驰频频来往，行动诡秘，是特务式的人物。为查清他们的关系，上级机关立即对其进行隔离审查。

接触过筱银杖的人，总知道他神通广大。他随便进入林立果的办公室。送相片，送画报、“汇报思想”，唯恐跟得不紧，贴得不牢。他的信条是，巴结大官有前途，抱住大腿有奔头，紧靠大树倒不了。把能和林立果交朋友当作最大光荣。他心中所崇拜的是权势、地位。

据与筱同一宿舍的一位文字记者揭发：从1969年底至“九一三事件”前，他常常是凌晨五点即出，深夜十二点方归。偶然间还可以从他桌上发现可疑之物：海水肥皂。海军边防人员在断水情况下，可用它在海里洗衣服、洗澡和洗涤其他东西。夜光圆珠笔，可作夜间无电源的战地记录。“神秘传呼器”，这是一种特制品，无论你到了那里，对方要找你，通过总机拨出命令号码，这个玩艺便会发出“嘟、嘟、

哪”的响声，立即就能联系上，这些物品，在那个年头，不是一般人所能拥有的。

筱银杖是个能量相当大的人物。他于1964年参军，原来是黄海前哨某水警区护卫艇上的航海兵。他入伍后不久，接连发生了南海的“八·六”海战和东海“崇武以东海战”，胜仗一个接一个，但是，没有留下一个电影镜头资料。总部的首脑们表示遗憾。为此，指挥机关决定在北京培训一批拍电影的人材，以适应未来海战的需要。人员由下属单位选拔，培训完毕，坚持那里来那里去的原则。

筱银杖被送到北京某电影制片厂摆弄摄影机。由于他脑活、手巧、脚勤、嘴甜，其他人毕业后都回到了原单位。唯独他被留在首脑机关。他留京不久，“火红的年代”开始了，首脑部的“李瞎子”，“王刺头”，“张鹅毛”联合造反夺权，搞四大，扫四旧，机关被搅得乱成一锅粥。层层站队翻烧饼，最后“李、王、张”扭转了乾坤。在咚咚咣咣的锣鼓和“拥护李、王、张”的口号声中，他认识了金嫦娥。从此，他的照相机镜头一个对准了“李瞎子”，一个对准了金嫦娥。

疯狂的运动，导致了疯狂的爱。结果机关决定将他退伍处理，或者退回原单位。

他跑到“李瞎子”家，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哭哭啼啼，声声诉说人家整他。“李瞎子”是党委书记，也叫政委，大权在握。他不仅一古脑推翻了机关的两个方案，相反，还晋升筱银杖为一个正连职的官儿。